

從

「黑格爾的悲劇論」

談「人子」

齊心怡

李長馨

何昭瑩

現代文學批評由於受到其他學科的影響，使文學研究的領域擴大，如利用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語言學；等的知識和觀點，使我們對過去的文学作品，有了更新的認識和瞭解，陳慧樺先生也曾經說過：「我發覺，能夠多用一種方式或觀點來看文學，就像一個人多長了一隻手或一對眼睛一樣，能給他帶來無限樂趣。更重要的是，在新

觀點和新方法之導引下，我們常能發前人之所未發，給作品帶來新的生命和境界。」（見「文學創作與神思」序，國家）。

從事文學批評的工作者可以試著從各種角度各個層面、觀點來探論作品，主要在幫助我們對文學作品的瞭解，然而，讀作家作品，我們也僅能從作者的一生，從作者的時代的精神與地域的特色來逆溯他們的命意所在。所謂作者的「原意」，恐怕也只是我們以我們的「意」來「逆」古人的「志」罷了，去「原意」怕也有相當的距離，所幸的是現代文學批評的工作重點也不完全在「考究」各個作品所給予讀者的感受是否真屬於作家當初執筆創作時所盡有的理念，文字畢竟不能完全代替作者的慧眼靈心，所以現代人們賦予文學批評以新的意義，我們以現代的眼光，現代的觀點，用現代的工具（文字與概念）來分析作品，這不免已加入了評論者的主觀判斷，在此引姚一葦先生的一段話：「……原作者的本意如何我們無從追究，亦不必去追究。因為藝術品一經脫離了母體之後，便具有獨立性，不同的人可以用不同的經驗來豐富它，這便是欣賞的創造性：」。所以我們可以說：批評本身就是一種創作。

中國是一個文學很發達的國家，但同時也是一個文學研究不太發達的國家，這或許與中國以往的思想方式有關，古代文人作品流於含蓄、朦朧，學者在判斷作品時也講究朦朧的感覺，朦朧中意識的隱現，誠如中華民族是富感性的，偏愛自然的直覺領悟，比較忽略知性，不重刻意的分析辯證，自古以來有劉勰的「文心雕龍」傳統的批評方法，然而對後世文學批評工作的真正影響顯然並不大，而今從事文學研究，文學批評者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批評理論的建立，眼前我們無妨借用西方新穎的批評「利器」來啓開文學批評的門，然而夏志清教授曾經提醒我們：「一個人文學作品讀得極少，『感受力』和『洞察力』極弱，不管他借用任何最時髦，最科學的文學理論和批評方法，也無法變成一位批評家，他只是『人云亦云』，向某一派，某一權威俯首稱臣的可憐蟲而已。」足以讓初跨文學批評門檻者引為警惕的事！

文學評論除了創作內容不同於文學創作之外，還需要將思想的境界由哲學的範疇納入文學的範疇裏來。以下「試以黑格爾的悲劇論談人子」也僅是一種嘗試罷了，我們斷章取義的將黑格爾悲劇論的觀點取來運用在評

析「人子」一文；志忘的是畢竟對哲人的思想層面打點的不夠深，不夠廣，尚不足以寫出一篇「像樣點兒」的文字來，姑且稱它是個「起頭」吧！

哲學家黑格爾在討論、文學、戲劇中的悲劇形態時，認為理想的悲劇所刻畫的是兩種互相對立的倫理力量在實現過程中所產生的衝突，在此我們甚而可說是兩善的相衝突，悲劇人物為了擁護他所堅持的普遍力量或原則而倍受苦難，在兩難之間承擔了自我意識上的強烈矛盾與煎熬，我們發現在悲劇中令人恐懼的不是外在的力量及壓迫，而是由人的自由理性自己所規定的倫理力量。當人違背它就好像跟自己作對一樣。令人感到憐憫的，不是普通的災難或痛苦，而是對受難者的倫理理由之同情，因此，黑氏強調悲劇人物應有高貴正直的品格或精神條件（儘管他不是個完美的聖人），特別是有重大的倫理原則在支持他的行動，言及於此，我們試著調回頭來探論「人子」中的悲劇性——

在「善哉人子」的祝禱聲下，小王子終於升天成佛

的最後一幕景裏，不難讓人直覺到——他是宗教家的命運而非人間帝王的命運——正因如此，就現實層面觀照小王子顯然註定了是個「悲劇人物」。

老婆羅門教他劍法：乃「亘古不變，世代相傳分辨善惡的劍法。」「我教你做太子的第一課是分辨善惡，六年以後，我要教你做太子的最後一課，也還是分辨善惡。」「哈！」一聲，大家就彷彿看見他把罪惡一劈為二。——尊貴如帝王的作用恰在這兒，以自身為權衡，替蒼蒼蒸民決是非定善惡。然而，人間事當真能斬絕明斷地一分為二？身而為人那一個不存幾分惡念歹意？（

不過受禮教良知的驅遣時而壓抑罷了！）莫怪小王子返宮時，眾人「被他的眼光掃著的就都忽然記起了自己曾經做過的不甚善良的事情，從小時淘氣，上樹偷了鳥雀未孵的卵，到昨天與朋友來往欺騙了人，大大小小虧心的事又都回到心頭。」老法師告訴小王子：「你一定要在善惡不能兩存時才可以殺惡，而且要殺得快，殺得決絕。」「你只有一擊的機會，一擊不中，自己就要被擊！就要喪生！喪生固然可哀，仍然只是一生一死的事。若是判斷錯誤，殺了善，縱了惡，這悔恨是千古的事，幾生幾世都不能平歇！」如此看來，人間是沒有絕對的

善，也沒有絕對的惡。善惡的分辨到不得已時只靠自我的臆斷，但以人心臆決善惡又豈能不陷於我執的偏見！成長的過程就是自我奮鬥掙扎的過程（靈與肉、善與惡……）誰能夠坦然地面對自己而問心無愧？誰能把世間的惡行完全除去？若要將善惡簡單的一分為二，事實上已超乎了人所能達到的能力界限之上的，誠如文中那位渡江老人的點醒；人其實並沒有太多的資格去裁判他人的。更何況，遇到善惡價值標準相反的地獄呢？「陰間的事與人間完全相反，你還能分辨善惡嗎？陰間的生就是死，死就是生。善就是惡，惡就是善。」基於此，世間的惡永遠存在，真理必待邪惡互顯，少了惡，善又何來？故小王子在外所彰顯的英明事蹟，也僅能算是斬滅了較易辨認的惡魔吧！

殺人是惡，不殺人難道一定是善？不殺法師自己會死，錯殺了呢？殺了法師難道不是惡？王子天性中有仁愛的因子，更由於對世情，學習上一以藝術唯美的眼光出之，造成了他性格上的遲疑。從下面的敘述可知：「小王子把人生與哲學融會成一體，身肢與寶劍混成一體，言語、思想與天地萬物，自然變化合成一體。越學習越愛學習，也就越是進步得快。」「他覺得這個小學生

經典學得好，因為他天生愛經典之美，哲理學得好，因為他愛哲理之美，劍法學得好，因為他身、心兩方面都深深體會到劍法裏的美感，他似乎從想不到怎樣應用他所學的一切。」於是老法師在他的教授法裏著重分辨善惡之美。但是——分辨善惡就帶了機心，帶了機心則「那優美的劍勢裏有了肅殺之氣，那眼光裏有了懲戒的威嚴。」此時劍法再不是純藝術，而淪為實際裁決的工具，藝術一旦著上現實的色彩最是不美，所以開殺戒「平時練的劍法也亂了，心也跳了，氣也喘息不定」。由此作者已經暗示我們小王子處於凡塵不可避免的悲哀。

王子原不是來人世擔任帝王之尊的責任，維持政治的運轉必須講法，講法必得具剛毅果決的個性以別善惡，其實善惡那有一定？小王子走人間一遭的目的，怕只是看盡憂煩，藉著自己的超昇來滌慮人心之險惡。聖人、宗教家甚而藝術家的作用莫不如此。

黑格爾的悲劇論「正與反永不得合」，如今，作者利用神話的姿態將結局提升到合的境界，可知這合也不是人間的合，要合只能永在天上吧！